



依兰/文

元丰二年，下着雪的除夕，沉重的木门 吱呀 一声推开，我蹒跚着走出了东城街北面的监狱大门。回首望，这个待了103天的牢房，有太多的不堪和耻辱。幸好，出来了，我又回到了万丈红尘烟火处。

我闭上眼，深深地吸一口气，然后仰望苍穹，空气里弥漫着淡淡的自由的气息！我从未想过，有一天，会因为自己写的真情真性的诗而陷入诟辱通宵的境地，愚弄朝廷？妄自尊大？衔怨怀怒？包藏祸心？莫须有的罪名，何患无辞？雪花纷飞，一瓣又一瓣，晶莹透亮，倏忽之间，竟再无踪迹！漫天飞雪中，闰之小跑着向我扑来，我们抱头痛哭，一家人终于在除夕夜的万家灯火里聚在一起。她泪眼婆娑地说： 我已把家里的诗稿焚烧了大半

她抬起头打量我，那么小心翼翼，我在一瞬间的失神后，马上宽慰她：无妨，无妨！我怎么能怪她？换作任何一个女人都可能会这样做。

夜很长，暮鼓声声里，我无可救药地又写起了诗：平生文字为吾累 塞上纵归他日马，城东不斗少年鸡。真是积习难改啊，我摇了摇头。窗外的黑夜深邃，我想起了御史台的森森柏树，凄厉的乌鸦声，一声又一声，穿过黑暗包围着我，让我动弹不得。遥望满天星辰，长久地沉默不语。对酒杯，疑似梦，大梦三生，不堪回首啊！

元丰三年的大年初一，我辞别了妻儿、子由，启程前往幽居之地黄州，陪着我的还有迈儿，前路漫漫，不知道等待我的会是怎样的光景。

二月初一，我终于到了人生的新的驿站：黄州，这个长江边上的穷苦小镇又将书写我怎样的风华？我打量着定惠院，我的落脚之处，林木葱茏，晨可听钟暮可闻鼓，甚好！

日子就这样慢下来，远离了京都的是非荣辱，我开始了简单纯粹的生活，食同僧人桌，出则伴佳景，日上三竿方梳头，日落西山去散步，游山麓，寻古迹。乡野风光无限，渐渐磨平了我的棱角，磨圆了我的不羁！

我在东坡开垦出来一片荒地，拾瓦砾，种黄



金利英/文

时间已近一年，可我始终没有忘记山西之行，特别是山西的雪。

最初见到山西的雪是在飞机上。初坐飞机的两个学生忽然惊呼：老师，老师，我们看到雪了！我顺着他们手指的方向往下看，好一片雪！连绵起伏的山峦星星点点，白花花的雪整片整片地铺在山峰上，山腰间，还有山沟沟里。飞机缓缓前行，身下大片大片的雪景也似乎缓缓离去。高空渺渺，四望无极。这样的情境，曾经无数次出现在我的梦里。只不过飞机替换了寻寻觅觅的我，雪覆盖了绵延无尽的山林。好些年没有做这样的梦了。想到自己亦如梦里那般翱翔于天空，却不似梦中那般无助和绝望，因为旁边坐着的是我实实在在的去山西参赛的学生，瞬间有种回到人间的幸福。

一下飞机，我们便和 嗖嗖 的雪风撞了个满怀。这里着实是一个雪的世界，一片明晃晃的白。我们裸露着的皮肤任凭冷风恣意侍弄，虽感到有些干燥，倒也觉得凉爽。不是因为我们耐寒，而是防御工作做得太好。本是一身热，现在倒是恰好。可过了一段时间，也就是当我们穿过廊道，走到人们接机的地方时，便有冷飕飕的寒意向我们傲然袭来。想来山西的冷不是吹的。

幸好做好了翔实的功课，我们顺利入住指定宾馆。趁天色不算太暗，我想带两个学生一起去附近的山西大学看看。

三个南方客并排走在山西的街道上，神神叨叨的。起初热血沸腾，不觉得有什么冷，过了一会儿

桑，手植堂前菜，刈草盖雪堂，面如墨，知谷香。劳作之余，我会放下犁耙，手拿小棍，在牛角上打着拍子，和农夫一起唱起归去来兮，歌声回荡在山谷，久久不息。有时芒鞋竹杖而出，雇一小舟，与渔樵为伍，一日时光随着江上清风和水中明月慢慢消磨！江海寄余生，小舟从此逝，物我两忘，身心皆空。也会在柳摇曳茶凝香之时，于雪堂内，邀三五好友品诗论画喝酒下棋，吃肉喝汤。也会在梦里看缺月挂上疏桐，约幽人往来，看沙漏漏去每一个晨昏。寂寞属于我，孤鸿属于我，泛着冷光的沙洲也属于我！我越来越喜欢这种自由自在的闲人生活！

可是好景不长，朝廷终究来了一纸调令，我在一大群人的送别下，起程前往汝州。人生之事，来往如梭啊，黄州，四年的光阴，回首已是秋风洛水清波。我已厌倦了奔波，厌倦官场，我甚至想在山清水秀的太湖长住，可以乘一叶之扁舟悠然来往，神游八极万缘虚，真正优哉游哉！但是命运偏偏作梗。

元丰八年十二月半，我又举家来到了京都。这一次，我任翰林学士知制诰，为皇家拟圣旨。49岁的我，出入翰林院，长夜漫漫，凝望红烛，静听宫漏，以遣永夜！

真名士，自坦直，宦海沉浮数载，我还是不能学会官场的尔虞我诈，钩心斗角，党派之争，我还是不会玩弄政治，还是注定了要去漂泊。元祐五年开始，我又一次远离京都，从杭州到颖州、扬州、惠州，一直颠沛流离，我永远不知道自己下一个落脚点在何方，我永远在路上！感谢朝云一直陪伴身侧，嘘寒问暖。可是，就连这最后的美好都要被剥夺，我的朝云，三十余岁的年华，竟染上了疟疾，不治身亡。惠州的丰湖边上，佛塔在侧，寺院近，清幽静谧可寄芳魂，我的朝云，将长眠于此。从此，我不忍重游故地，丰湖成了我一生的痛！她生前一直念着：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。可是，我怎能让一切如梦幻泡影般消散？我们始见于杭州西湖，永别于惠州西湖，原来冥冥中早已注定！

既然注定北归无望，不如此停留吧！我打算在惠州定居下去，从此长作惠州人，这里有我的朝云，我新盖的房屋，还有我手植的果园，我幻想着来年：榆柳荫后檐，桃李罗堂前。有暗香入户，有荔枝可啖，邀三五好友在 思无邪 看罗浮山下四时春，也不失为人生一大快事。但就连这小日子也终究过不了了！我的新居的泥土还未干透，竟又接到了新的贬谪命令。这一次，命运之舟将把我带去海南岛。花甲之年，去那蛮荒之地，生还之日甚为

山西的雪

就发觉手有点麻，便都插在兜里了，俨然和整个环境妥协下来。

路外边还堆着一些雪，它们或许是因没有直接影响到交通而勉强留下的。路的内侧则是完好的雪景，树木下，草丛中，严严实实的。对于我们三个刚从南方过来的路人而言，雪是要紧的宝贝。学生赶紧拿起手机东拍西拍，也在朋友圈炫耀一番。

我边走边张望着，想看看山西的人们是否如网上所说。其实那个时间点街上的人不多，仅有的几个人还是裹得紧紧的，双手插在衣袖里，走几步就跺跺脚，不知是因为气候问题还是习惯问题；当然还有骑车的，呼着大气，急急的，擦身而过。仰望天空，灰蒙蒙一片，昏暗的背景下幸好有洁白素雅的雪景映衬。山西的雪，真是极好的装饰品！

为了抄近路，我们在山西大学门外溜达了好些时间。正因为那份对厚重历史上高等学府的莫名的痴念，我们如愿拍到了山西大学的招牌。它竟在一红绿灯通行处，边框上雪粒零星。拍还是不拍，这应该不是一个问题。寥寥的行人看到我们仨傻傻的动作不知作何感想。这算是收获吧，我们俗人就喜欢到此一游，不过对大学的仰慕是真金般不假。

一路快走，终于进入山西大学。又是好一片雪的世界！与路旁的点缀自是不同，校园内的雪才是主角。高大参天的树木，古朴整齐的教学楼，全部被白雪覆盖着。雪风一阵一阵的，如游丝，如泉涌。不经意间，我们转到山西大学堂的匾额下，忽有一种历史的厚重感席卷而来。师生三人便正儿八经地合影留念，这也许会成为陈年的记忆吧。

渺茫。在全家的痛哭声中，无尽的伤感弥漫开来，虽为生离即当死别。此去儋州，恐怕此生休矣！

绍圣四年七月初二，我在眩怀丧魄中，终于踏上了儋州之地。环视天水之际，陡生凄凉苍茫之感：何时得出此岛耶？罢了，既来之则安之，吾心安处即吾乡。

往来于匹夫匹妇中，住槟榔庵，吃鹿肉，煮苍耳，采山药，倒也自得其乐！闲来与过儿制墨论诗作画，父子两人把这些年来的杂记文稿整理出来，成了《东坡志林》。林下对床听夜雨，陶诗有声叩心扉，从此芒鞋不再踏入名利场，从此一心和诗寄余生！

我一直以为，这个天之涯海之角，将是我最后的归宿之地。想不到，竟有好运降临，神宗的皇后摄政，元符三年，我遇赦而归，千里奔波，终于到了常州，但是，身体却每况愈下，食无味，寝不安，缠绵病榻，已久治不愈，大概大去之日不远矣！

这一晚，我梦到了王弗，想起两小无猜的时光里，她在唤鹅池边含羞而笑；想起了闰之，这个伴我二十六载的贤德女子，我曾许诺生同床，死同寝；想起了朝云，西湖初见，淡妆浓抹总相宜的娇俏。此生身行万里，历典八州，是非功过，留待后人评说罢了。我看到了她们正盛妆而出，在前方向我招手，分别太久了，是时候该团圆了！我慢慢地闭上了眼睛，迈儿似上前请示遗教，我却无力言说，我发现自己渐渐飞离了这个叫 苏轼 的躯壳，飞离了尘世。我看见家人们的泪飘洒在衣襟上，我看见维琳方丈正双手合十，轻念： 阿弥陀佛！我终于可以带着我的 一肚皮的不合时宜 归去。

人生如梦，梦如人生，罢！罢！罢！终究乘风归去



跟着两个欢快的学生，我仿佛也成了欢快的孩子。等到我们进入一片空旷的雪地，三人竟不约而同地快活起来。那是一片完美的雪！因为尚无人迹践踏，它就像一整条平整的毯子静静地躺在草地上，悠然自得。旁边是几棵枝条稀疏的树，远远望去，若有若无，作为背景，更添了几分隐约缥缈。人在画中，竟生出几分水墨画的情调来。我的这两个学生完全沉浸在雪景拍照的氛围中，还教我做各种可爱状。半推半就下，我走进那一片雪地，似乎走进二十年前那个寒冷的冬天。雪光袅袅，寒风雀跃。我成了自由的孩子，我想笑出声，却笑成了二十年后的僵硬。心中不禁一热，老师和学生，成人和孩子，不就是相互成全的吗？看着两个学生年轻的身影，耳边响着他们清脆的声音，真好。

那天晚上，我们出去再逛。回来竟下起小雪。雪纷纷扬扬的，在路灯的映照下，乳白中闪着暖意。我们没有带伞，一路走回去。雪慢慢变大，我们也没有加快脚步，就这样行走于山西的雪中。学生边走边聊，用手接着飘洒而下的雪花，觉得很好玩。我漫步在雪中，有点恍惚，想起中学时在雨中骑着自行车的事，很是美妙。成年后再无这种事。这晚上的雪，倒是很应景。

接下去的两天，我跟车全程陪伴。路上依旧是浓得化不开的雪。学生在教室里奋笔疾书，我在报告厅等待。实在无聊，便在操场上转悠起来。操场上更是白茫茫一片，光亮中透着几分倦怠。想必这里的人应该不稀罕这雪景了。当我呼着冷气，跺着双脚，沉浸在这一片白雪中时，我的学生也出来了。

石夫人的

爱恋

裂与补

胡不归/文

我家一直都很穷。

那时，家里孩子多，我经常捡哥哥姐姐的衣服和鞋子穿，一件衣服破了再补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了。

那一天中午，我抹完嘴正要背着书包去上学。脚还没有迈出门槛，就听见母亲急急地呼唤： 儿子，等等！ 我一转身就碰到母亲拿着针线的手。她的眼睛紧紧地盯着我胸前的那颗摇摇欲坠的纽扣，就像孩子盯着枝头快要坠地的浆果，我竟然看出她眼神中的一丝兴奋。她一把扯过我的胳膊，一股浓烈的烟火味就刺激着我的鼻腔，带着老式灶台应有的柴草灰烬的特色。我站在原地不动，因为害怕那个干农活的老师严厉的眼神，就一个劲儿地催她快点。她粗糙的双手和着一颗纽扣在我的胸前上下跳跃，像一位魔术师在编织一张网。我明显感觉到她的呼吸和心跳，均匀地有节奏地一次又一次撞击我幼小的心灵，一种前所未有的依恋情慢慢滋生，我竟有一种要将时间凝固的冲动。

好像过去了一个学期那么久，她终于拍拍补好的上衣，很轻松似的对我笑笑，摸了一下我稚嫩的头，转身就进了光线昏暗的厨房，我看到她矮小的身影消失在朦胧之中。

那年，我十岁。

后来，我渐渐明白，这密密麻麻的一针一线变成了亲情之网的经纬连接，渐渐织就了一个叫作 家 的地方。这个温馨的字眼就是一根剪不断的脐带，即使相隔千里远离多年依旧缠绕不清。

如今，我知道因为缺失，因为依恋，因为不想失去，才需要缝补。事物和人情一样，随着时间的雕琢磨砺，会失去初生时的完整和生气，会产生裂痕，会变成垂老疏松的样子。人活在物质与精神撕扯的对抗里，痛苦随之而来。当儿时的梦想已碎裂为现实的残片，那饱经风霜的内心早已被劈成两半；当时代的车轮拖着我们拼命向前，灵魂的脚步还停留在传统的摇篮里。用针线缝补，用情感呵护，用自己的主动去弥合，这是珍惜更是营造。生活的本真就在这裂和补中不断轮回上演，裂要裂得惊心，补要补得温情，带着裂纹的生活片段更显得珍贵难得。

石破天惊，天裂了自有女娲炼石补；情去难追，情感断了必要用真心去补。

补是一种挽回，更是一种救赎，但补过的事物、情感必定不如原来的稳固耐用。那补过的锅和碗，虽然可以接着用，但在用的时候却更加需要小心翼翼，因为那曾经裂开的地方成了致命的弱点，如果裂痕再次断裂，一两次后，就再也无法缝补了，只能眼睁睁地舍弃。那伤害过对方的言行，有可能在酒盏蜜语中化为无形，但只要再遭遇两难的处境，裂缝就会以更加决绝的姿态重现。

这样看来，保护事物初始的样子显得那么必要。而要保护，有两个选择：一个是束之高阁，将之珍藏，放在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位置。就像是对待爱情的态度，为了避免分开时受到伤害，就避免一切的开始。但这种做法又会让事物失去应有的使用价值，变成远离人间烟火的存在，有或者无就没有多少区别了。第二种方法是少用或者谨慎地使用，可这样也只能延缓事物断裂的速度，是治标不治本的下策，最终的断开也是不可避免的归宿。

如此，如果必须要补，就要用最好的方式去补。在补的过程中不仅要增加事物的黏合度和稳固度，还要增加事物的情感价值和艺术价值，让其成为具有人文关怀的艺术品。在外衣的开裂初缝补出一朵灿烂精致的小花，让苦贫长出一丝甜蜜。在情感的断裂处填补想象的元素，让悲剧带上喜剧的脚本。梁祝化蝶不就是因为缝合的基础上涂上传奇色彩而流芳不衰的吗？

断裂、隔离甚至背弃，都是缝补最好的展现机会，天才的人们总是在这个时候展现出超强的智慧，笃定而淡定，用最大的坚忍和温情修复创伤，将金针银线舞出飞天的姿势，补出一个崭新的天地，缝出一个温情脉脉的世界。